

# 银行高管“放水” 酿出7亿骗贷大案

## 事件起因

### 客户朱某莫名多出 188万元房贷款

客户发现自己征信记录中多出的一笔房贷，最终成为一起涉案金额高达7.08亿元惊天骗贷案的导火索。明明符合房贷7折优惠利率申请条件，却屡遭贷款银行拒绝。去年5月，购房者朱某对外公布了自己的遭遇。在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后，朱某发现自己的名下竟莫名其妙地多出一套房贷，金额高达188万元。虽然这笔贷款一直在正常还贷，但这笔贷款直接导致了朱某无法享受房贷优惠利率，而且为其带来了极大的信用风险。而这笔188万元贷款的办理银行农商行对此表示“存在差错”并“已做更改”，其余问题只称还在核实中。

后经警方调查，朱某名下第二套房贷所涉及的楼盘和开发商纯属虚构，已涉嫌诈骗。调查结果显示，胡毅正是这场惊天骗局的始作俑者，而农商行的8名工作人员充当



了“帮凶”的角色。胡毅向农商行的8名工作人员行贿近千万元，并编造假二手房交易手续，购买小企业

注册手续，从农商行商务中心区支行及大郊亭和十八里店支行疯狂骗贷。与此同时，收受贿赂的银行高管

为骗子骗贷大开绿灯，短短三年时间，农商行就被骗出了7.08亿元贷款，至今仍有一半左右没有追回。

## 事件回放

现年30岁的胡毅早年经营过房地产，后来开办了华鼎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从事个人房贷的信用担保业务。时间长了，他也找到了银行信贷的漏洞，曾以虚假按揭在一家全国性银行的北京分理处骗贷。2007年前后，胡毅开始重点攻关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胡毅很快和北京农商行的一位高管搭上了关系，并由此结识了北京农商行CBD支行行长田军、行长助理刘利华、授信审批部经理闫雪松、副经理张嘉等。

胡毅在案发后供述自己骗贷的初衷是，他运作过司法拍卖项目，但苦于没有足够资金，所以想用骗来的贷款参加司法拍卖，竞拍地产项目后加价卖出，最后将贷款还给银行，如此实现“空手套白狼”。

恰巧，北京农商行此时开始“试水”房贷新业务，正在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刚开张就撞上了胡毅这个巨骗。

## 领会行长心思送上宝马车

为成功骗贷，胡毅不惜本钱拉拢CBD支行行长田军。一次聊天

时，田军说他看中宝马的某款车型，可在北京“没看到有卖的”，让胡毅帮着打听打听。胡毅心领神会，没过几天就把这款宝马车买来送给了田军。

CBD支行是北京农商行一级支行，下辖大郊亭支行和十八里店支行等4个支行。田军安排胡毅在大郊亭支行办理按揭业务，将胡毅介绍给了大郊亭支行行长孙建华、副行长李欢。

在田军等人以督促下级银行开展房贷业务为名，一再催促大郊亭支行尽快向胡毅放贷，所以华鼎公司的按揭业务竟然可以做到免面签。

即使如此，胡毅仍嫌大郊亭支



田军

胡毅

行手续繁琐，他和大郊亭支行只做了40笔左右房贷后，就转向CBD支行下辖的另一个支行——十八里店支行。

据检方指控，胡毅及其前妻李京晶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间，指使下属，虚构二手房交易的事实，采取冒用借款人身份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方法，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骗取贷款250余笔，共计人民币4.47亿余元。

## 一枚公章戳破惊天骗局

2008年底，十八里店支行遭

遇房贷审计，田军等人这时才得知胡毅已无力偿还房贷按揭，一旦断供，假按揭之事必然引爆。为堵假按揭的窟窿，田军等人又想到了另一种从银行“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小企业贷款。

然而，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局”，最终竟毁在了一枚公章上。2009年2月27日，胡毅前妻李京晶为支取其中一家空壳公司的贷款，前往农商行营业部办理信用卡。细心的银行柜员发现，这家成立1年有余的贷款企业，公章竟然是新的，根本没有沾过印泥，银行详查发现贷款支取账户竟牵扯多笔小企业贷款，于是报警。面对闻讯赶来的民警，李京晶供出了这起7个亿的骗贷大案，胡毅也于一周之后落网。

## 短评

## 惊天巨案考问银行风险内控机制

事实上，胡毅骗贷的方法简单而拙劣，主要是骗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有时就拿假身份证，有时篡改房产证，后期甚至从中介公司买来购房者的信函，改了名字后直接给银行。银行审查后发放贷款，然后胡毅将钱套现。

骗术的屡屡得逞，恰恰反映了某些商业银行信贷部门内部审批程序的管理疏漏。一位银行业内部人士指出，商业银行的房屋按揭贷

款审批有严格的业务流程，其中的面签环节要求放贷员必须与房屋买卖双方见面，查实之后才可放贷。

但涉案的农商行管理人员以督促下级银行开展房贷业务为名，一再催促银行尽快向胡毅放贷，所以华鼎公司的按揭业务竟然可以做到免面签；甚至还派银行员工上门提供房贷服务，数亿虚假贷款的发放畅行无阻。

“这一案件应作为银行业集体的教训，而这种银行内部人士串通外部人士作案的情况，已经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存疏漏上来了。”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他同时称，虽然银监会近年来不断加强对银行内部信贷流程的风险控制力度，但个别银行仍存有侥幸心理。一些与信贷业务关联度很高的人员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冒险放贷给还款能力不足的人。一旦贷款出现坏账，银行、股东以及普通客户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

(摘自《北京商报》、《北京晚报》)

## 本期财论

## 基金亏损 基金公司“旱涝保收”？

据统计，6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661只基金上半年合计亏损4397.5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全线亏损，仅一只基金盈利。

不过，请注意！亏损只是基金，而非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持有人承受巨额亏损的同时，上半年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和托管银行的托管费收入却齐刷刷增长。根据天相统计，60家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合计达到14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9%，托管银行托管费收入26.22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6%。

上半年，沪深300指数跌幅达到28.31%。在单边下跌市中，基金规模成了一把“双刃剑”：按基金公司分类统计，上半年无一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本期利润出现净赚，规模较大尤其是旗下指数型基金管理规模较大的公司首当其冲。15家基

金公司旗下基金整体亏损额超过100亿元。

很明显，让基金公司“旱涝保收”的最重要的法宝就是1.5%（股票型基金）管理费计提比例政策。在此项制度安排下，基金公司的赢利首先由基金规模决定，而不是靠是否为基金持有人赚钱从而能否获得奖励。

10年前，深圳举办首届基金投资峰会的时候，正是“基金黑幕”闹得沸沸扬扬的时节。记得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会上呼吁：基金业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大家要呵护！

在方方面面的呵护下，中国共同基金业获得超常规发展，10年来基金规模增长了几十倍。作为新兴金融子行业，在2007年大牛市的背景下，规模甚至一度超越了保险行

业，并和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产生紧密关联。应该说，中国基金业已经从幼年阶段成长为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如果我们还是像对待“襁褓中的孩子”那样对基金业过度呵护，将有违自然的成长规律，必然给基金业带来“少年的烦恼”。

是到了放松部分管制，并在基金业引入更加市场化的竞争机制的时候了。

笔者认为，首先要对现行的管理费计提比例政策进行改革。为稳妥起见，可先实行管理费一定比例的浮动机制。比如，业绩达到优秀的基金，其管理费提取可突破1.5%的上限；同样，业绩低于基金业绩标准的，可适当降低管理费提取比例；基金业绩出现亏损的，应理停止提取管理费，鼓励基金公司以牛年之“丰”养熊市之“亏”。

在管理费改革的基础上，形成行业的优胜劣汰，造就基金的退出机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虽然良莠不齐，但差的也是“好死不如赖活”。一定程度的新陈代谢，对迈入“青少年”阶段的基金业来说，是有益于健康成长的。

(摘自《上海证券报》)

## ■政策解读

## 货币发行体改信号 别梦想 资产价格飙升

一项重要的改革已经开始，将深度影响中国的资本货币市场，别梦想汇率大幅上升、房价、股价飙升。人民币基础发放紧缩，是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会导致国际美元减少，但会减少中国央行对各国国债的购买力，总体而言，全球信用货币以及货币乘数都将有所下降。

央行发出改革基础货币发行体制的信号，这是中国主动调整基础货币发行体制的重要举措。

8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决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山东(含青岛)、江苏4个省(市)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期限为一年。《通知》同时指出，试点企业存放境外出口收入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其上年度出口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该比例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和调整。

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是落后的，在金融战争中丧失了主动权。我国以外汇占款为基础货币发行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外向型经济服务，即将人民币汇率抑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上，以刺激出口规模。目前汇率已经开始逐渐走向浮动，僵化的货币发行体制既无法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外部消费需求下降、外汇储备过高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下，货币政策可能与经济形势完全背道而驰。

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流。

面对大量的外汇占款，国内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央行只有靠央票净回笼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收过剩的流动性。笔者形容央行试图拿两块擦桌布吸干海水，直接导致国内货币购买力节节下降，外汇储备填了美债的无底洞。

来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中国货币发放之可怕。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从1978年的212.03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22万亿元，达到1037倍，大幅高出同期GDP和物价CPI增长之和。加上货币乘数很高，2009年金融风暴剧烈冲击，1月达到3.83，此后一路反弹，货币购买力不下降才见鬼。

国家外管局发出的《通知》，是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努力。

以往企业出口获得外汇必须强制结汇，把外汇当宝贝上交给央行，由央行到境外投资。秉承安全第一的原则，投资到各优质主权债，近两年增加了资源矿产等实物资产，但相对于节节上升的外汇仍然是杯水车薪。截至今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24543亿美元，同比增长15.1%，规模居世界第一。人民币汇率简直成了现成的箭靶，无论是美国人朝不保夕的负债消费，还是全球的债券泡沫，全都可以从强制结汇、人民币过量投放找到源头。央行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对外必须应对顺差过大、汇率过低的指责，对内必须应对基础货币发放过量、靠通货膨胀掠夺民财的指责。

这部分资金量不少。2009年上半年四省(市)出口额约占全国总出口额的约57%。当然，这绝不是说10月1日以后将减少50%的基础货币发放，目前只是某些企业的试点，并且试点企业存放境外出口收入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其上年度出口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主动权控制在央行手中，什么时候想增加发放量，收紧一些就行。从这两年的情况看，M2保持在17%是个各方满意的指标。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